

北海文史

第十七辑

口岸地缘

海口、湛江与北海三市的历史渊源

海口、湛江与北海三市，如鼎足分布于北部湾的南北沿岸，三角形的地缘，注定了三市的经济与文化渊源的久远，这种渊源无不以三市共同的经济利益相挂钩；这种共同的利益，亦无不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物质基础之上的。这一切皆由共同的“母亲”北部湾所恩赐。

二千年前的纺织纤维把三地联结一起

从汉武帝建立郡县时（?—前 111 年）起，北海（含合浦下同）与今湛江市属的徐闻同属合浦郡。徐闻与合浦（今北海港）又是有记录的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始发港，从两港外输南亚、中亚各国的主要商品是黄金与杂缯两大项。黄金非两港区地产品且不说，杂缯却是两港区及其覆盖地如玉林、贵港与海南岛等地区的地产品，尤以海南、雷州、北海三地，与两港口岸有就近之便，地产品成为两口岸输出的强大后劲。从而使三地自然结成紧密的伙伴关系。这种渊源，有多种典籍可稽。

先从所谓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”输出商品的“缯”说起。缯是丝织物总称，丝织物多属亚热带多种植物纤维的织品，亦称为“葛”，最早见之《禹贡》“岛夷卉服”的疏注，“岛夷”指海南岛少数民族，“卉服”是植物纤维织物“越葛”的衣服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已明确记载“葛布”是南海资源之一了。此外还有蚕丝、苧麻、木棉等纤维的织品，凑成岭南特产“杂缯”各种非棉纤维织品的总称。其中又有“拳头”产品，海南特产的“广幅布”享誉中外。“广幅布”是超宽幅的缯布，中土大陆的布幅一般宽度为二尺二寸，广幅布宽度达五尺，折合为 1.15 米（汉代一尺等于今 0.23 米），中土不能生产，因此它理应成中外的抢手货。杂缯中又分丝布麻布两大类，麻布（苧麻、菠萝麻）产地主要是今北海与雷州半岛；丝布除地产外，还有从番禺、玉林、贵港或四川等地汇集两港集散的绸、锦、绢等品类。合浦、徐闻口岸把三地联结的地缘，继唐、宋、元、

明诸朝持续不断。限于篇幅而从略。

近现代的经贸关系使三地旧缘不断

历史跨进近代，三地关系仍是共同的外贸利益的紧密结合。清咸丰、同治(1851年—1874年)之间，北海、海口同样是向南洋出口的外贸港，轮船出现之前，“每年九、十月间，有大海波渡(即头艏大帆船)十余艘(由北海)载镬、瓦器往新加坡，返则私载洋药(即鸦片烟土)回琼州，然后渡船及轮船运到广州湾起岸者，数尚不少。”(见《北海杂录》)可见三地外贸伙伴合作的紧密，每船每次进出口总额为二百万两左右，光绪五年(1875年)，外轮“海南号”从海口开往北海成功。接着，英国轮船开辟香港至北海航线，海口、广州湾是中转站，此后数十年，轮船成为三颗串珠的贯线，随之扩大到政治与文化的联系。

1911年至1936年，海口人在北海设庄经营烟花炮竹出口的，有琼合、琼昌利和詹珠园等字号，年出口达万箱以上。海口人对北海经济发展作过历史的贡献。湛江人在北海落户的不下千家，从事搬运、饮食、和百货小贩等为主，北海高州会馆(湛江旧属高州府)的成立，是湛江与北海二地亲缘关系的产物，这时期内，北海商业继前清同治、光绪之后又起新高潮，英德两国驻北海领事事务，由驻海口的领事兼管，北海洋务局(外事部门)事务，也有一个时期由海口洋务局委员兼理的。1922年—1925年，因“八属”军阀的割据，湛江、北海一度成为军事地理的紧密伙伴，抗战时期，海南岛与广州湾先后被日军占领，北海口岸被封锁，物质匮乏，生活用品来源一靠东兴口岸，二是从广州湾用单车偷运而来。这三角关系，未因国难当头而绝缘。

1946年，北海商业随着战火熄灭而复苏，海口与北海航运恢复，海南岛接收日军军用物资的废金属品大量输入北海；海南所需的砖瓦、陶瓷器和瓜菜等全由北海供应，北海的杂粮如番茄、茄干全由雷州接济，1947年北海春荒缺粮，幸得海康运来番茄和茄干济急，北海人并未忘怀。战后，北、湛公路恢复通车，日用白货一度由湛江运来，广州湾的舞厅、电影等文化行业繁荣，北海深受影响，该时期开业的桃园茶楼兼舞厅是向赤坎“南华大酒店”(兼舞厅)取的经；同时娱乐电影院，片源全由赤坎的百乐殿供应，两地共读一份在湛江出版的报纸《大光报》，三角关系在新时期中又有新的内涵。

未来的展望

地缘关系，物质条件(含旅游资源)以及经济效益是联结三市的网络，这个规律，未因为历史变革与物质品类不同而移易。同时北部湾沿岸城市，如同一个“乳母”哺育下的同胞兄弟，这种关系永远不能改变；而且因交通现代化而更加密切，各时期内有各自发展道路，虽属存异。但发展方向是一致的，这就是创造条件，扩大开放，深化改革，引进国外高尖科技和资金来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，这种求同，将是三市今后合作领域的扩大和持续不断的动力。北海市将吸收东来的紫气和接纳南方的灵光而兴旺发达。